

危太樸集

危太樸文集卷六

序

臨川危氏家譜序

乙丑

臨川危氏家譜一卷居金谿縣者繇諱忬而下七世列
爲支三居臨川縣者繇諱忱而下列爲支三十有六而
以始遷江南之祖冠其端信州刺史府君諱仔倡別改
爲元氏又以元氏之譜附其後其出處行事錄其大概
昔聞之宗有字福可者

不知諱

常修譜工部侍郎府君諱

昭德及吏部侍郎延平馮公夢得序之從曾祖諱浩又
修譜朝請大夫南城周公方序之當宋末末克成編元
大德間從祖諱瑞思竟其志而未備素在童子時請於

大父願具列而藏焉仲父諱有成客京師求翰林侍講
學士四明袁公桷序之泰定元年從臨川縣之族得舊
圖於是所謂三十六支者始得校訂其譌失益詳焉危
氏之始莫可稽或謂周武王之妃感異夢而生有文在
手似迂誕而難信然疑若未可以遽削也撫州刺史府
君之事尙矣而自宋淳化以來以明經述文擢科第仕
於朝於郡縣者眾多也今則或有失其名或有絕其世
可悲也已嗟乎微而大大而微賤貧富貴之一去一來
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至於浚詩書之澤樹忠孝之
節惡可以衰盛而易其心哉知不可以衰盛而易其心
則吾徒之自勛其能以已耶謹志於首將以戒我後之

人泰定二年歲在乙丑正月

平徭六策序

癸酉

延祐間徐長公先生來主簿金谿縣予以縣民常造先生所請舉子業間出其長子中立字宗道所著平徭六策予錄之藏於家當此之時宗道爲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令史上其策江西行中書省行省得其言亟命從軍廣西未幾客死所著之策遂爲空言其可哀也夫子得其書十有四年矣而徭獠尙據山區谷聚之險創作甲兵賊殺官軍俘人子女斂人貲貨以至勞廊廟之經營罷州縣之餉餽彌年曠日荒忽不常豈所謂六策者未有舉而行之者乎不然何其久而未之能息耶

儒者之論必曰先教化是固然也蓋必有以因事而制
變隨世而立功古人有言識時務謂之俊傑然則宗道
之策寧可廢之乎嗚呼宗道已矣其負能尙氣概凜然
奇男子世豈多見也苟有能知其人而求其策以之攘
除外患超立殊功夫豈難哉然則宗道猶不死也宗道
沒其長子士原才十歲今旣長能劬學哀其父之不幸
從予求是書襲藏之以俟知者因并序而歸之惜予文
不足以顯宗道也宗道卒時年三十有一云

楊氏族譜序

甲戌

金谿縣北去七十里名山名印楊氏世居之蓋其先自
唐景雲初來守撫因家臨川縣長寧鄉之小邾里其六

世孫曰浩始徙印山浩從弟文林郎潭州節推揆嘗修其家譜八世孫武子增修之襲而藏之者九世孫從龍也校訂而刻以傳之十世孫曰應泰曰三杰曰和也書之者十一世孫敏也應泰又請於故翰林學士子吳子奎章閣侍書學士虞公序之子吳子勉之立其本意有在也虞公外家楊氏知之爲詳故又言當與今全州總管宗瑞同出華陰予讀宋侍講學士無爲楊公序其家譜分新昌院淮南院蜀院閩院丹陽房滎陽房其先固皆羊舌氏之後而華陰最先盛矣其遠者勿論已姑自宋中世以來言之文靖公顯於延平學於河南程氏立朝有風節倡道於東南門人弟子率皆豪傑奇偉之才

尊宗列派遠有原緒豈非盛哉文元公顯於四明學於
臨川陸氏高明純一進道不倦雖今之學者棄而弗講
然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又焉可
誣也爲楊氏子孫者盍亦思夫宗家大人之學若何而
學耶於此知其求端用力之方而自得焉則將光明赫
奕不止於今日所觀而已此子吳子所謂立其本也雖
然豈直楊氏子孫當思之耶天下後世之尙友古人者
不能遺也應泰與子厚善來徵續書其後故爲之書

送琴師張弘道序

甲戌

樂何爲而作也將以養人之性平人之情宣天地之和
而已先王之澤熄樂經淪亡人亦莫知所以養其性平

其情所謂天地之和者往往變爲乖沴無可得而宣焉
是以其器雖存其聲雖尙可以追考則亦吹竹彈絲敲
金擊石而止耳苟求其本則何能得其依稀存其彷彿
哉琴在樂中爲絲屬可獨作然而古之音遠矣近世咸
宗宋少師楊纘氏毛敏叔氏諸人所度曲謂之澗譜謂
數十年以前人所彈者爲江譜故澗譜行而江譜廢蓋
一時之取舍各有不同如此以此觀之愈變而愈新愈
出而愈繁邇而上之軒轅氏陶唐氏有虞氏之時其變
也多矣知樂之君子有所感也夫豫章胡子泉爲予言
臨川玄妙觀道士張弘道能琴將負琴以遊請予言爲
贈予將有所質於弘道今夫合木以爲器綸絲以爲弦

其聲萬變千化焉且聲之出也果於木乎於絲乎於木耶無絲不鳴於絲耶匪木無聲是何與古之樂作鳳來儀獸率舞者無論已後世蓋有精於此者亦能使帷裂瓦飛鳥翥魚躍景星列卿雲出甘露降醴泉湧若此者又何與是必有道矣弘道亦常思之乎思而得之則子進乎技矣

送曾君靜從軍廣西序

乙亥

元統二年夏汝寧章侯以處州路萬戶鎮撫州出征黎人有功升廣西兩江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將之官先還撫南豐曾君靜告於侯曰某書生也兵法雖非所習於先王行師之道則嘗講之今徭獠崛強未息請從君侯

行侯曰諾於是與其素所交者別其友危素爲之言曰壯哉曾君之行也夫儒者之學於古也豈欲浮湛里巷而不思以自見哉欲自見而不遭其時不可也今曾君有其時矣余嘗識章侯蓋精敏謙和疏暢明達人也則曾君之在軍中也宜其知無不言言無不從者且繕甲兵振師旅具糗糧以事夫斬馘俘鹵騷動南服之境一方有事四面助之其事體至重也彼區區之徭獠負固山谿蟻聚而鼠竄曠歲彌年而不解傷夷我民人暴露我吏士使耕者不安於田里商賈不安於道路是不待教而誅者也然而人性之善蓋相近也彼豈生而好鬪爭哉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欲苗疇而

獸獮之其間豈無脅從誣枉而不能自直者使之玉石俱焚則有可哀者矣爲有司者盍亦自思其撫馴之果盡其道與漸摩之果盡其術與抑未盡歟計其民生長谿峒之間曷嘗一日而聞禮義之教御以寬則玩而肆震以威則憤而暴此勢之必然者古之善治天下者內中國而外遠人良有以哉故趙充國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吾曾君嘗誦先王之書而知此誠得馬一匹從以數老兵將元帥之命播告朝廷德意諭以禍福使之知恥而自新則長鎗大劍可以示弗復用矣於是刻石以揚 天子之威靈以紀元帥與羣執事之功則曾君又能琢雕文章侈大而張皇之顧不遑歟顧不遑歟

若夫身之遇不遇有命焉不足爲會君言也

送史縣尹詩序

丙子

君子之於小人察其所趨而已至若見之於事則觀乎時之有遇有不遇勢可爲與不可爲勢不可爲而強爲之時之不遇而強行之古之知進退存亡之道者不如是也仕於今者乘國家混一之久法制修明黜陟嚴信不可謂時之不遇矣然而人心風俗之變久矣服勞州縣者亦誠難哉縣之附郡者其難猶甚焉無論其他姑以吾撫州而觀之臨川附縣也郡臨其上百須咸取給焉爲長令佐貳者郡之史苟非常學問者莫不頤指氣使之至於郡之阜隸亦平視或反相訕侮送迎餽饍日

無虛於斯時也欲少徇其誅求而苟免於譴責往往臨財而不思義論勢而不知理喪其節而隳其名者相望也君子深憂之吾是以爲難也或曰此一縣耳而謂之難則漢唐之長安洛陽宋之開封彼其貴家大族相陵壓事又煩劇則將不爲乎吾以爲不然彼漢唐之長安洛陽宋之開封望尊而勢重也望尊而勢重則號令之發若霆厲而飈馳未易撓其勢也至若今之爲縣則大不然上官制之奸胥欺之民之稍富强者得以把握之甘心於汙穢枉己而從人者有幸無事若稍鼓其才智褻其操行毀辱不還踵而至矣雖君子不以利害成敗而論事然有先見之知者於明喆保身之道亦靡不盡

焉烏乎是其事固與長安洛陽開封相遼絕哉若眞定
史君景讓昔之令崇仁也粒粟縷絲以上無所受於人
家種田於沔陽收其入以資衣食故翰林學士吳先生
歸老崇仁亟稱君以爲今之廉吏也世豈易得哉及調
臨川猶在崇仁也君之言曰吾所得爲者吾不敢不勉
爲之若其勢有不可爲者詎可易而爲之哉是以終三
年而上無所迫責下服其長厚今其還也咸惜其去而
不留作歌詩以送焉予聞察司有薦侯任風紀者烝民
之詩曰袞職有關惟仲山甫補之將見有如尹吉甫者
爲君歌之矣

送陳子嘉序

戊寅

古之時公卿大夫稱其德府史胥徒稱其才無分儒與吏也自有儒與吏之分爲儒者高談名理而不屑於小物故常近乎迂爲吏者深拘文法而不求其大體故常近乎刻迂則政弛刻則民怨故儒與吏亦常相詬病若柄鑿不相入焉是不知理與律者明體適用之士不能偏廢也國朝草昧之初天下豪傑乘風雲而起者眾多矣然皆布列乎朝廷以謀大事發大議至於郡縣往往荷氈被毳之人捐弓下馬使爲守令其於法意之低昂民情之幽隱不能周知而悉究是以取嘗爲胥曹者命之具文書上又詳指說焉彼胥吏之患中原吾不知也揚以南此輩嘗賤且阨於前代一旦得用如猛虎之脫

檻飢鷹之掣韝其勢不得而禦之由是視賄賂爲權衡
或更一字而生死禍福其良民或援一例而輦轆鈴制
其官長使聖君賢相子惠元元之意不得播其下而疲
癯殘疾鰥寡孤獨有不勝其困可哀也夫故廷臣之有
識者取學校諸生參錯用之使其貪邪迷繆者有所觀
感可謂仁厚矣哉然而上官苟賢者也則破絕厓岸時
與儒生講說詩書禮樂以風動其人顧不遑歟其不然
則反謂儒者不能巧牢籠而工諂事乃擇其貪黠者黨
詐張肆其吞噬者有焉彼儒生苟賢者也自以爲吾之
學足以治其國家天下屈而居下嘗自悼矣不得於上
山林而已何至俛首包羞低回隱忍以自辱哉甚者反

舍其所學而以趨世媚俗爲能則號曰用儒其實非也
故必有高才絕識者出乎其間上之使下也以禮下之
事上也以忠夫如是其民焉有不被其澤者乎大梁陳
君子嘉工舉子業使羣進於有司可得高第旣而科舉
廢學官薦爲六安府史陳君曰古之聖且賢者蓋有爲
委吏者焉有爲乘田者焉有爲抱關伶官者焉府史與
上官謀議政事者隨其所得爲而致其力學者之事也
乃來江寧省其親而後去予嘉陳君積學而有才色溫
而氣和故厯道其所聞以送之使下以禮吾望於六安
之大夫焉事上以忠吾望於陳君焉請書以爲序

釋景洙翠屏文集序

戊寅